

## 獨白 ■ 將散梅

瀛苑副刊

「生命中有些事，說——也不完全。」一直在尋找、追求，屬於生命中深沉的那一部份。

漫無目的地遊走在街頭，走著走著，不小心瞥見夾縫中的那一株小草，就在那麼一瞬間，我被感動了。那一股堅毅的柔風，一勒的盎然綠意，漾開了我的心扉，彷彿春天的第一道和風，輕拂池畔，在柔和的幽波中化為一抹溫柔的意。微笑之，後，一隻土黃色的小狗晃過我的眼前，打了一個小哈欠，嘿！我從不知道狗打哈欠竟會如此可愛，大概是我不平，步過於匆促，來不及發現。抬頭望了一下藍天，我正好穿了一件白衣裳，不像極了。一朵軟綿綿的白雲，今天真是不錯的。天氣——不錯的日子。

關了燈，彷彿回到原始的最初——一片混沌，角落傳來螞蟻走路和地面摩擦的腳步聲，左腳、右腳、左腳、右腳，牠會不會突然跌了一跤？隱約間又聽見了自己的呼吸聲，呼氣、吸氣、呼氣、吸氣，我知道確實有東西困擾著我——一個謎樣的答案。總是在尋找、追求，可是屬於生命中深沉的空間究竟在哪裡？

唉！太陽緩緩升起，我的心還來不及跟著它的速度調整位置，一天又開始了。今天是期末考，可是我真的有點倦了。十多年來，我就像一個上了發條的娃娃，考卷發下來，「啪！」一聲，手就開始自動胡亂的寫一通。考完了，便把頭搖一搖、晃一晃，像倒什麼似的將腦中的東西傾瀉而盡，一方面也想確定一下腦袋瓜子的裡究竟裝了些什麼。這是一種相當滑稽的經驗，甚至已成了我生命歷程中特殊的記憶，而且還正不斷地發生，連續，幻滅……

其實我偶爾也會像著了魔似的開始為考試緊張，幾近歇斯底里，尤其在考前一個禮拜最為嚴重。不過幸好，我認識了A君。每當我一不注意又發作，她就會泡一杯茶給我，從從容容的對我說：「你幹嘛那麼緊張，考前還有一個晚上可以熬夜，更何況當也當不到妳，只要你覺得會過就不會被當，對吧？」我笑了，「只要你覺得會過就不會被當」？她為什麼可以這麼理直氣壯的闡述著這有點「怪怪」的理論，（龜兔賽跑中的兔子從來也沒覺得自己可能會輸的），而且好像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變成大學生活裡一種虔誠的信仰。告別了A君，剛下樓不久，迎面而來遇見了B君。他仍一如往常，捧著一大堆厚沉沉的書，「名列前茅」的志向確實壓得她有點喘不過氣來。呵！「一種米養百種人」，這世界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，前後不到十分鐘，我便歷經了兩個極端。不過我還是比較欣賞A君，她像一杯醇酒，讓認識她的人都不禁會放鬆神經。她令我聯想起那一天午后那一隻小狗不經意打的那個哈欠，頓時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懶洋洋卻不惹人厭的氣息。我喜歡生活中偶爾來點小走調，這無傷大雅的小荒唐應也是種樂趣吧！

我從沒忘記過所欲尋找、追求，屬於生命中深沉的本質，雖然我的外表老是一副吊兒郎當的模樣，但是我一刻也沒忘記過它的存在，而且還耿耿於懷，因為它早已融為我血肉之軀的一部份。只要我的血液在流動，思維在運作，這個問題就會開始像疾風般的奔騰，以雷霆萬鈞的姿態朝我逼近。A君和B君，牆縫的小草和街弄的小狗，我企圖尋求的答案都落空了——我始終找不出一種令人滿意的平衡模式。

我又開始像遊魂般的飄泊於街頭，自我放逐如一孤獨的浪人。我忘了帶靈魂出門，卻想找一把回家的鑰匙。晃啊！晃啊！一位母親抱著一個嬰孩與我擦肩而過，妳猜我看見了什麼？——愛與希望！那小孩清澈的雙眸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魔力，將我深深擄獲。我佇立在街頭——哭了，我突

然發現一連串的問題已經不是那麼重要。